

花

城

出

版

社

# 迟开的玫瑰

—德 国卷  
魏家国编

林贤治主编



世界 传世 散文 精选

林贤治 主编  
世 界 传 世 散 文 精 选

---

# 迟开的

# 玫瑰

—— 德 国卷  
魏家国 编

# 迟开的玫瑰

德国卷 魏家国 编选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8,375 印张 1 插页 420,000 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7-5360-2739-7

I · 2342 定价：2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共生

林贤治

文字符号自创造之日起，其自然而不规则的组合便呈现为一种散文形态。对于散文，希腊人称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为“无拘束的陈述”，都是就散文的本然状态而言的。被称为散文者，质朴而富有张力，几乎披覆了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学的所有著作，甚至自然科学著作。诗是灵物，既不宜思考，也不宜叙事、只宜承载幻想和情感；其中有益的成分，往往因敷设以取悦感官的韵律所破坏。散文则不然，枝叶留在空中，庞大的根系深入地下，始终谋求精神与生活的汇通。

后来有学者出，从中把格局较小，篇幅较短，且富于文采者分割出来，谓之曰“狭义散文”、“艺术散文”、“美文”、“随笔”等等，有如古代的分封诸侯，另立疆界，自成一统。其实，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

上，弥漫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的自由精神。

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为自由的，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在这里，“束缚”固然可以作关于必然性的形而上的理解，具有实际意义的阐释，应当是民族文化传统、制度、宗教、法律、道德、舆论等对人类个体的规限和压迫。奴役与自由的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全部历史。社会的开放程度，宽容与否；文人集团的素质、意识、人格、生存状态，都直接影响到散文的盛衰。

中国自近代以降，曾经一度兴起全面反传统的思潮，以至今日，仍然有人持汉民族不存在“蓝色文明”的看法。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中国远在春秋时期是自由的。的确，那是一个思想与政权得以平起平坐的时代，所以有灿烂的诸子散文。及至秦汉，先是焚书坑儒，继则废黜百家，知识分子三缄其口，文学方面便只剩下赋了。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可以视作春秋诸子的遗风。汉赋大而无当，夸饰过甚，连屈赋里的一点“高级牢骚”也没有，从形到神都是反散文的。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时代。建安诗人以诗为文，创立一种称之为“风骨”的罕有的风格；当此黑暗与战乱之际，同时出现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倾向：幽玄、散淡、放逸、颓靡、琐细。极权主义变得松弛之后，思想容易流于瘫痪。散文化小说《世说新语》，很得文学史家的推崇，其实是末代士风的写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散体扫荡骈体；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试图在复古口号的掩护下解放散文，却陷入了“文以载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峡谷。好在当时的古文大家还有几分气魄，写得出像《封建论》一类文字；到了明代，大兴文字狱，行世便只有小品了。清末

留学生运动打破了千年禁锢的局面，五四狂飙继起，揭橥“个性解放”和“文学革命”的大旗，不出数年，出现了一批操使现代话语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成绩最大，公认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肮脏的马厩毕竟不是一个早晨可以打扫干净的。新文学传统尚未完全确立，就又附上了古老的鬼魂。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相当部分战斗过来的前驱者却退下阵来，以调和、闲雅、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都说三十年代是散文的盛期，其实危机已然发生。所谓危机，本质上是“角色危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溃退。于是，鲁迅成了绝唱。

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普希金算起，也不过二百年时间，却见大师辈出。他们的散文，不为一般文体的容器所限，而更多地保留在回忆录、评论、书简中间，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这些作品，一样高扬自由的灵魂。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真正的“自由文学”。它的产生，并不依靠统治者关于“自由”的种种恩赐；相反，是作家以团体的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政体而自然形成的。这样的文学，以社会的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因而颇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仍然有所赓续和补充：蒲宁、高尔基、曼杰施坦姆、爱伦堡、索尔仁尼琴……他们以各自的精神创造，让艰苦备尝的人类记住了他们。而记住了他们，就记住了俄罗斯。

鲁迅不只一次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群，理想的一群，殉难的一群。别尔嘉

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知识分子感到自由受到历史的重压，他们对这种历史重负发难。”他由衷赞美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在世界文学中，正是他们，提供了以人格和思想创造文学的光辉例证。

说到西方散文，人们总是把蒙田和培根例举为始祖式人物，其实这是囿于狭隘的文体观念所致。在此之前，从柏拉图、西塞罗、琉善，直到奥古斯丁，已经写下许多博大而深邃的文字了。“中世纪”严格说来是一个西方概念。在中世纪，上帝的绝对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念，人与神的对话，乃至异端的声音遂得以广泛地传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颠覆了神的秩序，人类的自由精神渐渐复苏。在英国，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密尔的《论自由》，都是震聋发聩之作。弥尔顿宣称，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因此，他不能不猛烈抨击“书籍大教区的大主教”，一批“铁锈式人物”对思想学术的“暴君式统治”。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积累培育了广大的市场，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以及活跃的竞争机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十八世纪初期，报纸杂志相继涌现；有名的《评论报》、《闲谈者》和《旁观者》，创造了一批专栏作家和一种流行文体。这种文体，力求迎合有闲阶级的需要：雍容、细密、洒脱、有趣，是典型的英国式随笔。比较起来，法国散文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与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有关的。自卢梭之后，好像幽灵似地，法国总是不断出现向社会挑战的斗士或狂人；大革命的火焰，搅拌了所有作家的血液，无

论共和派、保守派、颓废派，都表示出了对政治的关切的热情。在十九世纪，法国经历了共和与帝制的急剧的更迭。此间，一批知识分子如雨果、基涅、路易·勃朗和欧仁·苏等，因为坚持强硬的共和反对派立场，拒不接受政府的赦免。“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雨果发表声明说，“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对独立、自由、民主的热爱，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本世纪六十年代的“六月革命”，未始不可以算是上一世纪大革命的又一个回声。比起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质。雨果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说到法国文学，包括散文，确乎特别的自由犷放，深具冲决的力量。至于德意志，这是一个盛产哲学头脑，先知与疯子杂处的地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德国统一的时间相当晚近；可是，在满布容克地主的小王国里，知识分子居然拥有那么超迈的世界性眼光，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他们写下许多震撼世界的散文著作，从路德到马克思，从歌德到海涅，从黑格尔到尼采；有意味的是，竟没有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

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是文明的源头在欧洲；英国的清教，对于美国精神的影响尤巨。那些清教徒的子孙、冒险者、战斗者和拓荒者，他们历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从事西部边疆的开拓，在现代民主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上，始终充满着英雄主义和实验精神。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里，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视高贵，却能够在平民本色的保持中，深明自身的职责。从初始的政治斗争，及至后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他们一直致力于个人性的捍卫。在爱默生们看来，只有在个人不受侵犯的情况下，社会才是健全的。幸运的是，他们的政

治家并没有妨碍他们，而是跟他们一道进行社会的改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许多出色的散文，包括演说辞、文告、通信，都出自政治家的手笔。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完成对美国的考察以后，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散文，必定是盛大的、裸裎的、强健的。即使在“垮掉的一代”中，他们的文字，仍然有着对自我的执著的关注。

霍布斯把自由分为两类：“行动自由”和“愿望自由”。一般而言，自由当指行动自由；对于作家来说，即是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愿望自由是主体的、内在的，相当于俄国哲学家斯洛基所说的“意志自由”。行动自由是事实性存在，而意志自由是应当性存在，是以价值存在为最后依据的。意志自由是对行动不自由的反拨，对既定的、必然的存在的对抗。鲁迅所以强调“奴隶”和“奴才”的不同，正在于奴隶虽然没有行动自由，却有“心的反抗”，也就是说还有意志自由。从历史上看，当然不能说政治文化高压政策一点效力都没有；罗马帝国，秦王朝，除了暴政以外，不是很少留下其他东西么！可以想见，专制政体于散文写作的威胁是致命的。奥威尔说：“在极权时代，诗有可能幸存；有些艺术或半艺术门类，比如建筑，也许还发现暴政的好处。只有散文作家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沉默，要么死掉。”他断言：“任何极权社会，如果得以延续两代人以上，就算已有四百年发展历史的散文，也有可能完结。”问题在于，意志自由是无法扼杀的。这样，暴君同样有可能落在不要沉默的散文作家的手上，从而失去平素生杀予夺的自由；其罪恶的黑手非但不能掩尽天下目，反之，将被文字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倘世间果然没有这样的文

本，我们凭什么知道尼禄、嬴政、伊凡四世和希特勒？最可怕的，倒是知识分子自身对自由的渴望的弱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内部不自由”。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把个人著作为自己赢来的声誉，也即“知识特权”，当作为社会已经获许的普遍自由而加以滥用。单是文学史，例子便不鲜见。

密尔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人类的自由精神，在许多时候，都依仗着个人思想家薪火相传。如果连他们也放弃了这种责任，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题目，“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也要消失了。

自由精神表达的形式、内容和深度，决定个人散文，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整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与成就。在这里，我们分别集取了六个文学大国的代表性作品，名为《世界传世散文精选》，以作精神现象的艺术的或一面见证。让阅读者用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看散文——其实也是文学——怎样随同人类走向进步，或者竟不进步。知识和经验，未必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精神存在本身，是可以不问时间的迟早或长短的。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希腊艺术和史诗，至今就某方面而言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他指出，要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接着，他本人便解释说，因为这些古代作品表现了一个“正常儿童”的“天性”。而这，大约也就包含了同样一层意思的罢？

是为序。

1996.12.15

## 编 者 前 言

回顾德国历史，不难发觉德国社会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这在德国文学史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些特点造成了德语文学与欧洲其它各国文学的显著差异。

17世纪中叶（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告完成，接着法国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路易十四封建王朝。可是17世纪上半叶，德国正进行着30年之久的大规模宗教战争（1618—1648），国内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百业凋零，经济衰败，不堪言状。由此整个德国分裂成300多个诸侯小国，封建割据，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因而德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德意志各小国之间关卡林立，相互封闭，交通也极不方便，因而也就谈不上文化交流。很自然，这样的情况极大地妨碍了德意志文学的发展。由于这一历史条件的局限，德国人生活平静，如一潭死水，当然也就难以产生气势宏伟的鸿篇巨著，难以见到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那样撰写传世之作的文学大师。在这些腐败落后、愚昧昏庸的封建小国里，轻视知

识，蔑视文化，忽视人才；文学家的社会地位低下，清贫度日，苦不堪言。众所周知，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莱辛，也只好寻求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以谋生。与歌德齐名的席勒，最终也因贫病交加而死于魏玛。如此落魄、潦倒而惨死的文人何止一人。可是德国的鄙陋现状却锻炼了诗人作家穷且益坚的生活意志，他们在贫困和孤寂中，越发倾向于内心世界的体验和个人感情的抒发，因而抒情的哲理作品，如清泉喷涌，发人深省。他们虽缺乏丰富的生活经历和远大政治抱负，可是现状却迫使他们成为思维王国中的巨人。德意志民族的特点在于特善思考，因而古往今来涌现了一批批名垂青史的哲人和学者，留下了哲理名著和无数短篇精品，思想深邃，意义深远，泽及后世。这些短篇佳作与其它国家类似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

本书编选的文章自18世纪迄今，历时近300年，起自康德，直到当今的年轻作家。有哲理王国中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还有唯意志主义哲学流派的叔本华及尼采的作品。尼采是哲学家，也是诗人，他的许多哲学著作是用散文诗体写成的。这里选择的几篇佳作既可让读者鉴赏他的艺术风格，又可借此窥探他的哲学思想。

本书编选的侧重点，以德国文学巨匠莱辛、赫尔德尔、歌德、席勒和海涅等的一些传世名篇为主体，他们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思想家，是德国文学的出色代表。

莱辛这位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德意志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特别重视发展自己民族的戏剧，他写出了《爱米丽娅·迦洛蒂》等一系列进步剧作。煞费苦心建立了汉堡民族剧院，刻

意钻研，深入探讨戏剧创作和演出，写出了《汉堡剧评》。还写了《拉奥孔》，论述了绘画与诗的界限，确立了他不朽的美学思想。他从戏剧创作和美学到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全面地为德意志民族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为德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难怪乎后人把他称为“德国新文学运动之父”。

赫尔德尔在德国文学上的建树颇为卓著，他成了德国文学界的著名人物、众所周知的进步文艺理论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给正在觉醒的天才歌德打开了眼界，使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赫尔德尔重视民族文学传统，肯定民间文学的价值，同时还向歌德介绍了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对歌德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歌德被人称之为欧洲划时代的诗圣，恩格斯赞誉他是“最伟大的德意志人”，是艺术王国里“真正奥林匹亚斯神山上的宙斯”。正当欧洲人面临着从黑暗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曙光演进时，他率先在文学领域里进行了一场革命，擂响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战鼓，成为这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鼓手，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震撼人心的力作。他一生勤奋，笔耕不辍，作品甚丰，硕果累累。半百之年发表了自传体小说《诗与真》。晚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在他全部作品中仅次于《浮士德》，充分显示了歌德进步的教育思想。他是第一个倡导“世界文学”的人。诗剧《浮士德》是他花了近60年时间写出的旷世诗篇，也是世界名著中杰出的作品之一，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的远大理想。他的文学声誉远远地超越了德意志国境，他的作品大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歌德理应属于世界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之

列，后世对他作出的评价是公正的：他是人类文化的巨擘。

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席勒，也是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和歌德一起创建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灿烂时代。他与歌德齐名，但是二人性格各异，创作风格亦迥然不同。席勒喜欢从抽象的概念去思考问题，作为一名诗人，却总是徘徊在诗歌与哲学之间；他的诗歌具有深邃的哲理，格调不同一般。在哲学家众多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土地上，席勒的作品占有极重要的一席之地。从他的《审美教育书简》和《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当可品味出他的创作特点与独特风格。他与歌德合作的十年使德国古典文学进入灿烂辉煌的时代，德国文学有了空前提高，无数文学激流就是从这个时候泻入德意志民族精神之中的。后人回顾这一段历史，自然会对他怀着无限崇敬与感激之情。

海涅的创作始于爱情抒情诗，德国鄙陋的现实，造就他成为一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颂歌》。1831年他流亡久所向往的巴黎，写下了《法兰西现状》、《论法国舞台》等，道出了他在各方面的精辟见解。19世纪30年代，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渐趋成熟，创作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如《论浪漫派》、《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后者有着强烈的政论色彩，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敏锐的政治远见，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未来革命的准备。海涅是第一个察觉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的人。

海涅诗歌的主旋律应是他的政治诗。1841年秋，他写成的长诗《阿塔·特罗尔》，就是直接指向充斥于德国公共生活的一批既无能又凶恶的笨蛋们的。1844年他写出了杰作《德

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首游记体长诗是一首出色的讽刺诗，用海涅的话说，这“是一个崭新的品种，诗体旅行记。它将显示出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这首诗的序当可帮助人们了解海涅写这首长诗的前后情况。

为了了解诗人海涅的全部思想，这里还收进了《路台齐亚》。革命低潮时期的德国和欧洲现实，加上他本身健康的原因，局限了他的思想发展，使他的晚期作品流露出了一些悲哀低沉的情绪，1855年海涅写的“《路台齐亚》法文本序言”就集中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矛盾。

本世纪杰出的作家群星璀璨，光照长空。曼氏兄弟的鸿篇巨著虽无从收进这本集子，可是就所选的几个短篇，亦可见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卓越的艺术功力。

谈起黑塞，他在文学史上与亨利希·曼、托玛斯·曼、施蒂芬·茨威格等齐名，不同的是：黑塞作品每隔一次战争便风行一时，不断地出现“黑塞热”。他是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质朴淡雅，语言清新，如清泉令人神怡，结尾虽不尽美满，给读者一种苦涩之感，但每次读罢，掩卷之余，深感余香犹存，这在德语文学中实属罕见。这里选了他的《山口》等几篇脍炙人口的短篇，还选了悼文《纪念品》，是纪念他一贯很敬爱的父亲的；《拜访诗人》，文章虽短，读者可以从中了解黑塞对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看法。《乔迁时的遐想》通过对自己一生各个时期所住过的每一幢房子的回忆，几乎给每一阶段生活画了一幅素描，在散文写作上可称别开生面。

第二次大战时流亡美国、战后返回民主德国、定居柏林的布莱希特，是本世纪最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和剧作家之一。他

一生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宣传，成了举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剧作之外，他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也同样为读者所喜爱。他的作品往往涉及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人性的本质、精神面貌、道德准则，以及人类如何改造世界。

提起战后文学，在光华夺目的星空里，自然会首先看到一颗最亮的星，那就是继承了德国文学写实主义传统的伯尔，在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笔下，展现了战后西德社会在经济奇迹出现前后的典型人物和环境，动人心魄。有人说，他是战后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这一说法不无根据。他的创作充满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激情，批评国家、社会、教会、大众传媒，声讨战争，矛头直指暴政、贫困和剥削，举世把他的书看成道义法庭。自托玛斯·曼至今，享受此殊荣的仅只伯尔。

伯尔干预生活的精神，也贯穿于他的演讲、随笔和散文中。他说：“在国家，我看到的只是权力的一些腐朽残余。”一提到国家，伯尔便想起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希特勒是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强迫德国人民侵略杀戮，作出牺牲的。他对国家没有好感，对民族主义极为反感。由此不难看出，伯尔不仅是战后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名了不起的不屈斗士。

战后与伯尔齐名的另一位作家君特·格拉斯，他代表的是另一种风格，他特富想象力，他用夸张怪异的手法，反映历史现实，收到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在当今德国文坛上享有崇高声誉。

本书实为德语国家散文选，它包括德国文学、奥地利文

学、瑞士德语文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因此这里势必要提及里尔克、卡夫卡、施·茨威格和瑞士的杜仑玛特等几位作家。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奥地利文坛上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批众所周知的伟大作家。里尔克是20世纪最受重视的诗人之一，他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小说家卡夫卡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从他那现实与非现实、直觉与梦幻混为一体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一个连贯的情节，他用那些离奇的构思勾勒出的一幅幅画面，可谓荒诞，可是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现代人错综复杂的心态，令人叹为观止。他被誉为“文学预言家”，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了一阵阵研究的热潮。

茨威格是奥地利近代著名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和戏剧。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是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赞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仁爱和宽恕，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虚伪和冷酷。他的一些传奇作品反映着一些戏剧性的时刻，那些命运攸关的伟大历史瞬间，载入史册，永远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如《滑铁卢震撼世界的时刻》、《玛丽扬巴特哀歌》等，读起来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他的创作强调内心世界的刻画，他直接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善于心理分析，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手法，获得了很大成功。他不仅要描写正常人的内心世界，而且还探讨畸形人的心理变态，表现出文学上的天才创造。

二次大战后的瑞士德语文学可谓佳作纷呈，杜仑玛特以剧作家身份登上文坛，又写出了许多优秀小说，他的散文同